**第八回 林中比剑云中鹤绝处逢生 寺内谈心小火神西行求救**

话说周淳听见那家院内有哭喊救命之声，连忙纵身上屋，用目往院中一看，只见当院一

个和尚，手执一吧戒刀，正在威胁一个妇女，说道：“俺今天看中了你，正是你天大的造

化，你只赶快随我到慈云寺去，享不尽无穷富贵，如若再不依从，俺就要下毒手了。”那妇

人说道：“你快快出去便罢，我丈夫魏青不是好惹的。”说罢，又喊了两声救命。那和尚正

待动手，周淳已是忍耐不住，便道：“凶僧休得无礼，俺来也。”话到人到，剑也到，一道

寒光，直往和尚当胸刺去。那和尚见他来势甚急，也不由吃了一惊，一个箭步，纵了出来，

丢下手上戒刀，持起身旁禅杖，急架相还。战了几个回合，忽然一声怪笑，说道：“我道是

哪一个，原来是你！俺寻你几个月，不想在此地相遇，这也是俺的缘法。”说罢，一根禅

杖，如飞电一般滚将过来。

周淳听了那和尚的话，来路蹊跷，仔细一看，原来半年来时刻提防的多臂熊毛太，不想

今日无意中在此相遇。已知他艺业大进，自己一定不是对手，便将手中剑紧了一紧，使了个

长蛇出洞势，照毛太咽喉刺去。和尚见来势太猛，不由将身一闪。周淳称此机会，窜出圈

外，说道：“慢来慢来，有话说完了再打。”毛太道：“我与你仇人见面，你还有何话

说？”周淳道：“话不是如此说法。想当初你败在我的手中，我取你姓命，如同反掌。后来

我可惜你一身武艺，才放你逃走。谁想你恩将仇报，又来寻仇，你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你只以为十年学成剑法，可以逞强，须知俺也拜了黄山餐霞大师同醉道人为师，谅你枉

费心力，也不是俺的对手。你趁早将这女子放下，俺便把你放走，如若不然，今天你就难逃

公道。”周淳这番话，原是无中生有的一番急智，谁知毛太听了，信以为实，不觉心惊，心

想周淳如拜餐霞大师为师，我的剑术一定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自己好容易十年心血，今天不

报此仇，也太不甘心，便对周淳道：“当初我失败在你手中，那时我用的兵刃，是一把刀。

如今我这个禅杖，练了十年，你我今日均不必用剑法取胜，各凭手中兵刃，我再若失败，从

此削发入山，再不重履人世，你意如何？”周淳听了，正合心意，就胆壮几分，便道：“无

论比哪一样，我都奉陪。”说罢，二人又打在一处。只见寒光凛凛，冷气森森，两人正是不

分上下。周淳杀得兴起，便道：“此地太下，不宜用武，你敢和我外边去打？”

毛太道：“我正要在外面取你的狗命呢！”

这时，那个妇人已逃得不知去向。二人一前一后，由院内纵到墙外的一块空地上，重新

又动起手来。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施展平生武艺，杀个难解难分。周淳见毛太越杀越勇，

果然不是当年阿蒙，又恐他放出飞剑，自己不是敌手，百忙中把手中宝剑紧了一紧。恰好毛

太使了一个泰山压顶的架势，当头一禅杖打到，周淳便将身子一闪。毛太更不怠慢，即转禅

杖的那一头，向周淳腰间横扫过来。周淳见来势甚猛，不敢用剑去拦，将腿一点，身子纵起

有七八尺以上，毛太见了大喜，乘周淳身子悬起尚未落地之时，将禅杖一挥，照周淳脚上扫

去。周淳早已料到他必有此一举，更不怠慢，毛太禅杖未到时，将右脚站在左脚面上，借势

一用力，不但不往下落，反向上窜跃数尺，这是轻身法中的蜻蜓点水燕子飞云踪的功夫，乃

周淳平生的绝技。毛太一杖打空，因为用力太猛，身子不觉前晃了一晃。周淳忽地一个仙鹤

盘云势，连剑带人，直往毛太顶上扑下，虽然是逃得快，已被周淳的剑尖，将左臂划破了四

五寸长一道的血槽，愈是愤怒非凡。周淳不容毛太站定，又是飞身一剑刺将过来。毛太好似

疯了的野兽一般，急转身和周淳拼命相拼。

这时已是将近黄昏，周淳战了半日，知是轻易不能取胜，忽的将身一纵，将剑一舞，形

成丈许长的一道剑光。毛太疑心他使什么绝技，稍一凝神，周淳乘机拔腿就跑。毛太见仇人

逃走，如何肯善罢甘休，急忙紧紧在后头追赶。周淳一面跑，一面悄悄将连珠弩取出，拿在

手中。毛太见周淳脚步渐慢，正待纵身向前，周淳忽地回头，手儿一扬，道一声看，只见一

线寒光，直望毛太面门。毛太知是暗器，急忙将头一低，避将过去。谁想周淳的连珠钢弩，

一发就是十二枝，不到危险时，轻易不取出来使用。如用时，任你多大武艺，也难以逃躲。

毛太如何知道厉害，刚刚躲过头一枝，接二连三的弩箭，如飞般射到。好毛太，连跳带接，

等到第七枝上，万没想到周淳忽将五枝弩箭同时发出，一枝取咽喉，两枝取腹部，两枝取左

右臂，这个名叫五朵梅花穿云弩，任你毛太善于躲避，也中了两箭：一枝中在左臂，尚不打

紧；一枝恰好射到面门。毛太见来势甚急，无法躲避，满想用口去接，谁想左臂所中之箭在

先，又要避那一枝，一时心忙意乱，顾了那头，顾不了这头，一个疏忽，将门牙打断了两

个，立刻血流如注，疼痛难忍，没奈何只得忍痛回身便跑。周淳本当得意不可再追才是，因

见毛太受伤，心中一高兴，回转身就追。

那毛太因听周淳之言，他已拜餐霞大师为师，所以不敢用飞剑敌他。后来两人打了半

日，不见胜负，又急又恨，也是忘了用剑。及至毛太受伤，周淳反身追了过去，不觉醒悟过

来，心想周淳既拜餐霞为师，他的剑术自然比我厉害。我因怕他，所以不敢放剑。他剑术比

我强，何以也不敢用呢？莫非其中有诈，我不可中了他的诡计，不如试他一试。正想之间，

回头一看周淳追赶已是相离不远，便将身回转，取出金身罗汉法元所赐的赤阴剑，手扬处，

一道黄光，向周淳飞来。周淳正追之际，忽见毛太回身，便怕他是要放剑，正后悔穷寇莫

追，自己太为大意，毛太已是将剑光放出。周淳知道厉害，拔转身如飞一般向前奔逃。毛太

一见，知道以前周淳说拜餐霞为师的一番话，全是假的，自己上了他老大一个当，愈加愤

怒，催动剑光，从后追来。周淳已跑如一片树林之内，剑光过处，树枝纷纷坠落如雨。这时

周淳与剑光相离不过一二丈光景，危险已极。知道性命难逃，只得瞑目待死。

毛太见周淳已临绝地，得意之极，不禁哈哈大笑。这时剑光已在周淳顶上，往下一落，

便要身首异处。在这间不容发的当儿，忽然一声长啸，由一株树上飞下一道青光，其疾如

电，恰恰迎头将黄光敌住。在着天色昏黑的时候，一青一黄，两道剑光，如神龙夭矫，在天

空飞舞，煞是好看。毛太满想周淳准死在他的剑光下，忽然凭空来了这一个硬对头，不禁又

是急又是怒。周淳正待瞑目就死，忽然半响不见动静，抬头一看，黄光已离去顶上和空中一

道青光相持，知有高人前来搭救，心神为之一定。只是昏黑间，看不出那放剑就自己懂得人

在哪里。所幸他目力甚好，便凝神定睛往放剑之处仔细寻找，只见一个道人，坐在身旁不远

的一株大树枝上，便轻轻走了过去，想等杀了毛太以后，叩谢人家。

等到近前一看，不觉大喜，原来那人身背一个红葫芦，依稀认得正是这几个月来梦魂颠

倒要会的醉道人，正待搭话，醉道人忽朝他摆了摆手。周淳便不再言语。这时天空中黄光越

压越小，青光愈加炫出异彩，把一个多臂熊毛太急得搓耳捶胸，胆战心寒。正在不可开交之

际，周淳又趁毛太出神之际，取出怀中暗器没羽飞蝗石，照准毛太前胸打去，正打个着，将

毛太打跌一交。一分神间，黄光越发低小，眼看危险万分，忽然西南天空有三五道极细的红

线飞来，远远有破空的声音。醉刀刃忽跳下树来悄悄对周淳说道：“快随我来！”不容周淳

还言，一手已是穿入周淳胁下，收起剑光，架起周淳，飞身向大道往城内而去。

那毛太正在急汗交流之际，见青光退去，如释重负，连忙将自己的剑光收回，再一看周

淳，已不知去向。始终不知对面敌手是谁，正在纳闷，忽见眼前一道红光一闪，前面立定一

人，疑是仇人，正待动手，那人忽道：“贤弟休得无礼！”毛太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莫

好友飞天夜叉秦朗，不觉大喜，连忙上前见礼。

秦朗便问毛太因何一人在此，毛太便将下山寻周淳报仇，在慈云寺居住，今日巧遇周

淳，受骗中箭，后来自己放出赤阴剑才得取胜，忽然暗中有人放出仙剑将周淳救去，正抵敌

不过，放剑的人与周淳顷刻不知去向的话，说了一遍。秦朗道：“我来时看见树林中有青黄

二色剑光相斗，知是内中有本门的人在此遇见敌手，急忙下来相助，谁想竟已逃去，想是他

们已看出是我，知道万万不是敌手，所以逃去。可惜我来迟一步，被他们逃去。”

秦朗本是华山烈火祖师的得意门人，依仗剑法高强，无恶不作。他所炼的剑，名唤红珠

剑，厉害非常。起初也曾拜法元为师，烈火祖师又是法元所引进，与毛太也算同门师兄弟，

二人非常莫逆。毛太见他一来，青光便自退去，也认为敌人是惧怕秦朗，便向秦朗谢了救命

之恩。秦朗道：“我目前正因奉了祖师爷之命，往西藏去采药，要不然时，这一伙剑客，怕

不被我杀个净尽。刚才那人望影而逃，总算他们是知趣。”

正在大吹特吹之时，忽然听得近处有人说道：“秦朗你别不害臊啦！人家不过看在你那

个没出息的师父面上，再说也不屑于跟你们这些后生小辈交手，你就这般的不要脸，还自以

为得意呢！”

秦朗性如烈火，如何窬得那人这般奚落，不禁大怒，变骂道：“何方小辈，竟敢太岁头

上动土，还不与我滚将出来受死！”话言未了，叭的一声，一个重嘴巴，正打在左颊上，打

得秦朗火星直冒，正待回身迎敌，四外一看，并不见那人踪影。当着毛太的面前，又羞又

急，变骂道：“混帐东西，暗中算人，不是英雄，有本领的出来，与我见个高下。”那人忽

在身旁答道：“哪个在暗中算人，我就在你的面前，你枉自在山中学道数十年，难道你就看

不见吗？”秦朗听了，更加愤恨，打算一面同那人对答，听准那人站的方向，用飞剑斩他。

于是装着不介意的样子，答道：“我本来目力不济，你既然本领高强，何妨现出原身，与我

较量一个高下呢！”那人道：“你要见我，还不到时候。时候到了，恐怕你想不见，还不成

呢。”秦朗这时已算计那人，离他身旁不过十余步光景，不等他话说完，出其不意，将手一

张，便有五道红线般的剑光，直往那人站着的地方飞去。一面运动着剑光，在这周围数十丈

方圆内上下驰射，把树林映得通红。光到处，树林树叶齐飞，半响不见那人应声。毛太道：

“这个鸟人，想必已死，师兄同我回庙去吧。”话言未了，忽然又是叭的一声，毛太脸上，

也挨了一个嘴巴。毛太愤恨万分，也把剑光放出，朝那说话的地方飞去。只听那人哈哈大

笑，说道：“我只当你着五台派剑法高强，原来不过如此。你们不嫌费事，有多少剑都放出

来，让我见识见识。”秦朗/毛太二人又是气，又是急，明知那人本领高强，自己飞剑无济

于事。但是都不好意思收回，只好运动剑光，胡乱射击。那人更不肯轻易闲着，在他二人身

旁，不是打一下，就是拧一把，捏一把，而且下手非常之中，打得二人疼痛非常。后来还是

毛太知道万难迎敌，便悄悄对秦朗说：“我们明刀明枪好办，这个东西不知是人是怪，我们

何必吃这个眼前亏呢。”秦朗无奈，也只得借此下台，恐怕再受别的暗算，叫毛太加紧提

防，各人运动剑光护体，逃出树林内。

且喜那人不来追赶，二人跑到慈云寺，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进庙之后，由毛太引见智通，智通便问他二人为何如此狼狈，毛太说明经过之事，智通

听了，半响沉吟不语。毛太便问他是什么缘故，智通道：“适才在林中，起初同你斗剑之

人，也许是峨嵋派剑客，打此经过，路见不平，助那周淳一膀之力。后来见秦道友来，或被

看破结仇，又怕不是敌手，故尔带了周淳逃走，这倒无关紧要。后来那个闻声不见形的怪

人，倒是有些难办。如果是那老怪物出来管闲事，慢说你我之辈，恐怕我们老前辈金身罗汉

法元同秦道友令师华山烈火祖师，都要感觉棘手。”秦、毛二人答道：“我等放剑，不见他

迎敌，他也不过是会一点隐身法而已，怎么就厉害到这般田地？”

智通道：“二位哪里知道，五十年前，江湖上忽然有个怪老头出现，专一好管闲事。无

论南北两路剑客，同各派的能人剑客，除非同他一气，不然不败在他的手里的很少。那人不

但身剑合一，并且练得身形可以随意隐现，并不是平常的隐身法，只能障普通人的眼目。起

初人家不知道他的名姓，因他形踪飘忽，剑法高强，与他起了一个名号，叫做追云叟。后来

才访出他的姓名，叫作白谷逸。此时江湖上的人，真是闻名丧胆，见影忘魂。他自五十年

前，因为他的老伴凌雪鸿在开元寺坐化，江湖上久不见他的踪迹，都说他已死了。去年烈火

祖师从西藏回华山，路过此地，说是看见他在成都市上卖药，叫我仔细。并说自己当初曾败

在他手里，有他在一日自己决不出世，参加任何方面斗争。起初只说他已坐化，谁想还在人

世，惟有践昔日之言，回山闭门静修，不出来力量。所以我严命门下弟子，无故不准出庙生

事。后来也不见有什么举动，前些日毛贤弟的门徒张亮半夜出庙，说是往城内一家富户去借

零用，一去不归。后来派人往衙门口同那家富户去打听，影响毫无，一定遭了着老贼的毒

手，旁人决不会做地这般干净。”

张亮乃是毛太新收爱徒，一听这般凶信，不觉又急又气，定要往城内去探消息。智通连

忙劝阻，叫他不可造次，便对秦朗说道：“我庙中连日发生事故，情形大是不妙，秦道友不

宜在此久居，明日可起程到西藏去，贫道烦你绕道打箭炉一行，请瘟神庙方丈粉面佛约同飞

天夜叉马觉快到成都，助我一臂之力。秦道友意下如何？”秦朗道：“我此次奉师命到西藏

去，本来也要到打箭炉去拜访晓月禅师。大师烦我前去，正是一举两便，我明早就起程便

了。”智通谢过秦朗，便叫人去把门下弟子四金刚，以及白日前来投奔的四川路上的大盗飞

天蜈蚣、多宝真人金光鼎，独角蟒马雄，分水犀牛陆虎，闹海银龙白缙，以及全体英雄，齐

至佛殿，有事相商。传话去后，先是本庙的四金刚大力金刚、铁掌曾慧明，无敌金刚、赛达

摩慧能，多臂金刚、哪咤慧行，多目金刚、小火神慧性等四人先到，随后便是金光鼎等进来

施礼落坐。

智通道：“我叫你等进来，不为别故，只因当初我祖师太乙混元祖师，与峨嵋派剑仙结

下深仇，在峨嵋山玉女峰斗剑，被峨嵋派的领袖剑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齐漱溟斩去一臂。

祖师爷气愤不过，后来在茅山修炼十年练就五毒仙剑，约峨嵋派二次在黄山顶上比剑。峨嵋

派看看失败，平空又来了东海三仙，一个是玄真子，二个是苦行头陀，三个就是那怪老头追

云叟白谷逸。他们三人平空出来干涉，调解不公，动起手来。我们祖师爷被苦行头陀将五毒

剑收去，又中了玄真子一无形剑，七天之后，便自身亡。临终的时节，将门下几个得意门人

同我师父脱脱大师叫在前面，传下炼剑之法，叫我等剑法修成，寻峨嵋派的人报仇雪恨。我

师父后来走火入魔，当时坐化。我来到成都，苦心经营这座慈云寺，十几个年头，才有今日

这番兴盛。只因我从不在此作买卖，出入俱在深夜，颇能得到当地官民绅商的信仰。谁想半

月前夜间，毛贤弟的门人，看中了城内一家女子，前去采花借钱，一去不回。四外打听，并

无下落，定是遭了别人的毒手。我正为此事着急，谁想前几天本院又出了一桩奇事。”

毛太听了，忙问出了什么事？智通道：“贤弟你哪里知道，这也是我的一念慈悲，才留

下这一桩后患。前几天我正在欢喜禅殿同了众弟子在那里追欢取乐，忽然听见暗门磬响，起

初以为是你回来，谁想是十七个由贵州进京应试的举子，绕道到成都游玩，因闻得本庙是个

大丛林，随便进来随喜。前面知客僧一时大意，被他们误入云房，巧碰暗室机关，进了甬

道。我见事情已被他等看破，说不得只好请他们归西。我便将他等十七人，全绑起来，审问

明白，由我亲自动手送终。杀到临末一个举子，年纪只有十七八岁，相貌长得极好，跪在地

上苦苦哀求，不觉将我心肠哭软，不忍心亲自动手杀他，便将他送往牢洞之中，给他一根绳

子，一把钢刀，一包毒药，叫他自己在洞中寻死。他又苦求多吃两顿，做一个饱死鬼。我想

一发成全他，又与他三十个馒头，算计可以让他多活三天，到第四天去看他，若不自杀，再

行动手。我因那人生得非常文弱，那牢洞又高，我也未把此事放在心上。谁想第二天第三

天，连下了两晚的大雷雨，到第四天派人去看，那幼年举子已自逃走。我想他乃文弱书生，

这四围均是我的自己人，不怕他逃走，当时叫人将各地口子把住，一面加紧搜查，并无踪

迹。那人看破庙中秘密，我又将他同伴十六人一齐杀死，他逃出之后，岂不报官前来捉拿我

等，连日将庙门紧闭，预备官兵到时迎杀一阵，然后再投奔七贤弟令师处安身。谁想七八天

功夫，并无音信。派人去衙门打听，也无动静，不知是何缘故？”

多目金刚、小火神慧性道：“师父！我想那主子乃是一个年幼娃娃，连惊带急，想必是

逃出时，跌入山涧身亡，或者是在别处染病而死，这倒不必多虑。？”智通道：“话虽如此

说，我们不得不作准备。况且追云叟既然在成都出现，早晚之间，必来寻事。今日我唤你等

同众英雄到此，就是要大家从今起分头拿我柬帖，约请帮手。在庙的人，无事不许出庙，且

等请的帮手到来，再作计较。”众人听了，俱都无甚主见，不发一言。唯独毛太报仇心切，

执意要去寻周淳拼个死活，智通拦他不住，只得由他。

一宿无话，到了第二日，秦朗辞别大众，起程往西藏去了。

秦朗走后，众人也都拿了智通的信，分别出门请人不提。毛太吃完早饭，也不通知智

通，一人离了慈云寺，往城去寻周淳报仇。

[前](http://www.baiyun.net/wuxia/qitawuxia/0107.htm) [后](http://www.baiyun.net/wuxia/qitawuxia/0109.htm)